



乌石港： 潮汐与渔火的交响

□ 余乔梅

天还没透亮，渔港的早市已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穿花布衫的渔家阿嬷支起油锅生火，米糊裹着新鲜的海鳗鱼块，随着沸腾的金浪在油锅里翻涌，香味伴着海风钻遍每条巷弄。骑摩托车的妇人在车后挎着竹篮，头发上的露水还沾着早晨拜祭法令公的香灰——她们要赶在头船归港前，抢两篮肥美的马鲛鱼卖个好价钱。

法令公庙前的石阶被晨雾洒得发亮，卖香纸、水果的小摊列成方阵。老船工们蹲在庙门口卷烟卷。烟丝是附近村民种的，裹着晒干的海棠叶，抽一口能呛出半辈子海腥味。“昨夜北斗沉得低，今日保准网不空。”王伯眯眼瞅着供桌上油亮的陶偶——这是乌石港人的至臻心意。

港口的铁皮船“突突突”地吐着烟圈，甲板上堆着新漆的浮标，橙红翠绿

活像撒了把彩虹糖。后生仔们赤脚在船舷边蹦跳，将从妈祖求来的平安符系上桅杆顶端。银灰色的海鸥悠然掠过粼粼波光，尖喙一伸叨走了半块虾饼。控缆绳的老李手攥粗麻绳晃了晃，古铜色脸庞的皱褶里漾出皱纹，操着方言笑骂：“这扁毛畜生胆子够大哦，下次再让我瞅见，必捉来拔毛，够配三斤老酒咧！”远处渔船正巧鸣起归港的长笛，惊得另一群海鸥扑棱着翅膀掠过桅杆，海天之间荡起细碎的银鳞。

日头攀上桅尖时，整个海湾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渔家女们坐在阴凉处织补渔网，尼龙线在指尖翻飞如银梭，家长里短比网眼还密实：“昨天老张家媳妇剖了一条肚里藏玉的黄花鱼！”“要我说啊，妈祖爱看雷剧，该请剧团来唱三天雷歌，劳动节就闹得掀到了海龙王殿顶！”路过的小花边说边

兴奋得晃着梢梢：“‘五一’有安排啦！乌石港歌学会要举办联欢会，有雷歌对唱、诗歌朗诵、流行歌、三句半呢！”

随着白昼推移，潮水悠悠退去。沙滩仿若一本翻开的厚重史书，缓缓露出古老而沧桑的“齿牙”。贝壳紧紧将“耳朵”贴在礁石上，似在探寻岁月流逝的痕迹。滩涂上冒出星星点点的彩伞：城里来的画家支起画架，笔尖蘸着海风涂抹勾勒，却总画不圆拾贝孩子笑咧的嘴角；穿胶皮裤的赶海人弯腰如雁阵，蚌耙划过沙地的痕迹，似是给大海的情书添上歪斜的注脚。

夜幕悄然而至，墨色如浓稠的汁液，将乌石港缓缓包裹。远处的灯塔，似一位坚毅的守望者，散发着柔和而明亮的光，穿透夜幕，将最后一缕余晖洒向辽阔的海面，那片云彩也在这光辉里渐渐隐去踪迹。

刹那间，乌石港像是被施了神秘的魔法——停泊在港湾的渔船，桅杆上的盏盏渔火在夜幕下闪烁，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仿佛繁星坠落，绘就一幅如梦似幻的璀璨画卷。渔火摇曳，似在与初夏的海风低语，又似是应和着这方土地独有的诗意。

港湾边，错落有致的渔家灯火次第亮起。灶间弥漫着诱人的酒香，那是渔家自酿的米酒，散发着醇厚的气息。随着锅铲的翻炒，蒜末爆锅的“滋滋”声接连响起，像是奏响一曲欢快的夜曲。铁锅里，油焖大虾红亮诱人，在热油中欢快蹦跳，释放出阵阵鲜香。

街边的小店也亮起温暖灯光，蜜雪冰城前排起长队，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坐在海边，吃着烧烤，海风轻拂，满是惬意与自在。

不知从哪户人家的窗棂间，飘出一句雷歌：“五月渔郎心似火”。然而，后三句还未听清，便被悠悠涛声裹挟而去，只留下满港的欢声笑语在夜色里肆意流淌，诉说着乌石港独有的温柔与热闹。

法令公庙前的空地，石板桌椅坐满了人。后生们比腕力，古铜色脊背淌着油汗，在月光下泛着鲭鱼油般的光泽；阿公们叼着烟杆对弈，棋子是海里捡的虎斑贝和鸚鵡螺，输一局便罚唱段水歌或雷州歌；最顽皮的娃儿们举着荧光棒你追我赶，将渔港的夜晚搅成流动的星河。

潮声渐酣时，守夜的老船头摸出喇叭，一曲《渔家喜讯》雷州方言歌乘着海风盘旋，惊醒了船坞里打盹的斑海豹。乐声缠着月光，绕着妈祖庙的飞檐而转，轻轻地落进每扇亮着灯光的窗。

在剖鱼的案板上，新腌的鳗鱼酱正裹着初夏的阳光发酵；在算账的算盘里，头船马鲛鱼的斤两蹦跳着扑进账本；在孕妇轻抚的腹中，未出世的渔家娃听见潮声里的雷歌美调，滚动着欲奔出看热闹……

这些被海风酿了千年的故事，终将随着初夏的涨潮日，在新的渔汛里重新苏醒。

渔村偶记

(组诗)

■ 魏福迪

制蚶蜆酱

蚶蜆是北部湾浅滩的精灵
塔状的沙堆是蚶蜆构筑的
家园

身披青褐铠甲
大鳌挥舞着倔强

蚶蜆与招潮蟹
正午阳光下举起双鳌
如剪刀收割着大浪淘沙
列队迎接日出与日落

母亲的竹篓很沉
蚶蜆爬在篓颈口吐白沫
踩碎月光
归家的脚步匆忙

母亲的巧手
开启魔法时光
洗净、去脚、陶罐中盛装
盐酒糟调出岁月芬芳

捣碎起落
捣碎时光
蟹身化作酱
封存着鲜香

腌梅香鱼

在海的湛蓝剧场
演绎一段老人与海的神话
马鲛与马友穿梭于浪尖与
暗流

鳞片闪烁着梦的微光

父辈撒网
似捕捉星光
带着大海的蓬勃朝气
奔赴一场风味的奇妙远航

老母亲的手灵巧无双
清水洗净
粗盐摩挲
让鱼身重焕明亮

一层鱼一层盐的交响
在陶瓮奏响时光的乐章
密封，隔绝尘世的纷扰
让静谧的发酵

日子缓缓流淌
时光沉淀出醇厚的香
打开陶瓮
那咸香肆意张扬

晒蚝豉

温柔的冬日暖阳倾洒
渔村的场院
成了蚝豉的舞台
蚝肉排列似星辰罗列

海风携着大海的气息
轻轻翻动着时光的书页
蚝肉在风与光的抚摸下
散发出诱人的香

每一只蚝豉
都是大海的馈赠
承载着渔家的辛劳
凝聚着生活的醇厚与甘甜

一排排蚝豉
如岁月的诗行写满故事
等待阳光
将鲜美封存

海边的木麻黄

■ 崔耀奇

在海岸无尽的沙滩旁
木麻黄像绿色的巨人
它们高高地耸立
像大地伸展的巨臂
每一根枝条都像绿色的箭

射向那无边的苍穹

海风在它们中间呼啸
大海在不可自控翻滚
木麻黄在沙沙作响
在与大海低吟应和
那岁月沉淀的绿意
在时光里默默驻守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

(十六)

本版稿件由
《湛江日报》提供

稳村的「候鸟」

■ 陈俊霖

此时的
北国正冰天
雪地，寒风
凛冽，南方
的小乡村稳
村却是暖意
融融。他们
三五成群，
南腔北调，
在亮如白昼
的夜灯映衬
下，别有一番
韵味。

在粤西吴川市的母亲河鉴江下游冲积平原上，屹立着一座美丽的村庄稳村。鉴江蜿蜒流经稳村的东两面，玉带环腰处，稳村沿江而栖，故稳村又称“弯村”。

稳村户籍人口2100多人，耕地面积不足千亩，但“稳村番薯”是闻名遐迩的农产品名片。稳村近年来吸引大批全国各地的中老年人，每年冬至后，他们开着不同型号的房车，不约而同汇聚在稳村，选择在这里安顿下

来过冬，被戏称为稳村的“候鸟”。据粗略估算，今年在稳村大约有70辆房车近200人次。

每当冬季夜幕降临，一辆辆房车停泊在稳村村委宽阔的广场四周，排列得很整齐。一阵阵音乐响起，一缕缕炊烟次第缭绕，空气中弥漫着香气。“候鸟”们支起车篷或简易的帐篷，做饭、喝酒、拉家常，围炉夜话，满满的烟火气。此时的北国正冰天雪地，寒风凛冽，南方的小乡村稳村却是暖意融融。他们三五成群，南腔北调，在亮如白昼的夜灯映衬下，别有一番韵味。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积淀数千年的“乡贤”文化熏陶的稳村人民，自古以来就是热情好客远近闻名。稳村的干部和村民们专门辟出空地，用电时可以微信支付直接使用，用水费用全免，为过冬的“候鸟”们尽可能提供各种生活方便。

上周二晚“平安夜访”，我特意与一位“候鸟”徐大哥夫妇攀谈，他们是刚退休不久的企业工人，家住南京，独生子已结婚，奔波劳累了大半生，特意到沿海地区游玩一下。从南京出发，一路走过许多地方，他们说：“走了那么多地方，没想到稳村人那么热情友好！连水费不肯收，停车费更不用说了，哪怕是象征性收几块钱也好，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啊。”

村支书老吴告诉我，昔日的稳村，曾是穷乡僻壤，民间相传“有路绕

开稳村走，有女不嫁稳村郎”。稳村因地处鉴江下游海口，地势低洼，村民饱受海水倒灌之苦。村道泥泞不堪，村口一池臭水塘，垃圾堆积，到处都是残砖断壁。村民入不敷出，生活艰难，多是种植水稻、番薯、甘蔗为主，偶尔打渔……

2016年5月，这是稳村历史改写的分水岭。随着湛江市纪委监委、湛江市投资促进局和湛江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等上级挂点单位结对扶贫帮扶发力，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因地制宜，主打“稳村番薯”拳头产品，经过几年的帮扶脱贫攻坚战，如今的稳村，高楼林立，红砖碧瓦，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彩蝶飞舞，许多“番薯楼”相继耸立，稳村凤凰涅槃华丽转身，“稳村番薯”跻身全国各大超市和全国、广东省名特产博览会，荣膺“湛江市十大扶贫明星产品”，2020年摘掉广东省级“贫困村”帽子，村民真正实现了稳稳的幸福。

稳村村口的牌楼面江而立，寓意紫气东来。村道纵横有致，整齐划一。村南西北三面环绕着一望无际的番薯田，晨光熹微的冬日，薯藤缠绕，薯叶长青，生机勃勃，绿得耀眼，在暖暖的冬阳洒照下，别有一番风味。漫步在硬底化的主村道“共享大道”，两旁花团锦簇，红棉树、香樟树、大榕树旁逸斜出，增添乡村无尽的生气。正是稳村民风淳朴和花园式的村容村貌，才吸引了全国各地客人的到来。

港湾，那只白色海鸟

■ 郑亚演

常在城乡之间往返，横水渡口是我的必经之地，这样，我便有缘和一只海鸟相识了。

我与它第一次认识，是一次台风来临前。当时我急急来到渡口，还未等踏上渡船，那场摧枯拉朽的台风就刮过来了，一霎那，一艘小渔船被打翻了。一只在风雨飘摇中的小鸟，盘旋在被风打折的桅杆上。风鼓双翅东歪西倒，白色的头上长着一块黑色斑毛，它上下翻飞，艰难划翔，叫喊着，然后一下子钻进漂流的小船上，渐渐消失在风雨的苍茫中……

台风过后，我乘坐横水渡船，在船上与摆渡人交谈台风给家乡带来的灾害，就在此时，一只海鸟从对面

海岸飞了过来，它伸开的双翅显得很协调，而且速度缓慢，失去正常海鸟飞翔的灵动性。我抬起头来，注视着这只小鸟，当它栖息在另一只搁浅的渔船上时，我惊奇地发现：它头上那块黑色斑毛，多似前天那只海鸟！

我问摆渡人，这鸟是不是经常飞临这里。摆渡人笑笑说：“这只鸟经常在近海虾池一带觅食，有时结群而飞，但常常是‘孤军作战’。”他停顿一会，“好认，它头上有块黑斑毛。”

从此以后，每当我登上船，我便四处张望，希望能见到那似曾相识而又“风雨同舟”的小鸟。

一天早上，我从家里返程，船至麻斜河中部，一群觅食的海鸟飞过来

了，它们一会儿贴在水面，一会儿凌空而起，飞至渡船的上空，双翅停止划动，眼睛直勾勾地朝下张望，尔后向远处飞去。只见一只小鸟突然掉过头来，回到渡船往返航程的一带。当我还来不及辨别，那位摆渡水手就提醒我：“那只与你有缘的小鸟找你来了。”惊喜之时，我站立起来，哦，就是它，我不禁叫了声。

“天是鸟世界，海是鱼故乡”，作为上苍造物的小精灵，也许它懂得：麻斜这里，流传着闻名遐迩的抗法英雄故事，拥有百鸟翔集、鱼虾畅游、船舶穿梭的深水良港。它深深地眷恋着麻斜这片天蓝海碧的美丽家园。

多年前，南三大桥替代了横水渡，乘船过往的人流稀少，小渡口日渐变得萧条冷落。我已多年没有见到那只头上有黑斑毛海鸟了，但无论它在哪里，都该有它的生长空间和生存价值。